

白色

橄榄树

White Olive Tree

上

玖月晞——著

那天，他透过窗子往外看，
看见空旷的原野上，有一棵白色橄榄树。



人气作家玖月晞淬炼沉淀之作



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BAIHU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



白色

玖月晞——著

WHITE OLIVE TREE

上

橄榄树



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BAI HUA ZHOU WEN YI CHUB SHE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白色橄榄树 / 玖月晞著. — 南昌 :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, 2019.4
ISBN 978-7-5500-3207-1

I . ①白… II . ①玖… III 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 . ①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9) 第 043160 号

白色橄榄树

BAISE GANLANSHU

玖月晞 著

-
- 出 版 人 姚雪雪
出 品 人 李国靖
特约监制 王 瑜
责任编辑 叶 姗 兰 瑶
特约策划 王 婷
特约编辑 方 淇
封面设计 小 贾
版式设计 王雨晨
封面绘图 詹方圆 不 竹
内文插图 不 竹
出版发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社 址 南昌市红谷滩世贸路 898 号博能中心 I 期 A 座 20 楼 邮编 330038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印 刷 三河金元印装有限公司
开 本 880mm × 1230mm 1/32
印 张 20
字 数 540 千字
版 次 2019 年 4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500-3207-1
定 价 69.80 元 (全二册)
-

赣版权登字: 05-2019-60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发行电话 0791-86895108

网 址 <http://www.bhzw.com>

图书若有印装错误, 影响阅读, 可向承印厂联系调换。

目 录 C O N T E N T S

起

·
伊
始

卷一

Chapter 1	阿 瓚	002
Chapter 2	他的眼睛	020
Chapter 3	红 绳	037
Chapter 4	镜 头	056
Chapter 5	袭 击	077
Chapter 6	旷 野	096
Chapter 7	硝 烟	122
Chapter 8	沉 醉	146

逢

·
流
离

卷二

- | | | |
|------------|-----|-----|
| Chapter 9 | 碎 片 | 170 |
| Chapter 10 | 创 伤 | 198 |
| Chapter 11 | 无 声 | 229 |
| Chapter 12 | 炙 热 | 261 |
| Chapter 13 | 柔 软 | 294 |
| Chapter 14 | 心 结 | 327 |
| Chapter 15 | 撕 扯 | 360 |

目 录 C O N T E N T S

续

·
破晓

卷三

- | | | |
|------------|-----|-----|
| Chapter 16 | 废 墟 | 382 |
| Chapter 17 | 守 护 | 408 |
| Chapter 18 | 烈 火 | 435 |
| Chapter 19 | 噩 梦 | 461 |
| Chapter 20 | 烟 花 | 487 |
| Chapter 21 | 暗 夜 | 515 |



余

·
静
夜
如
歌

卷四

Chapter 22 寻 觅 546

Chapter 23 幸存者 574

Chapter 24 梦 境 599

番外篇 《白色橄榄树》序

番外一 暗夜微光 612

番外二 心中城池 615

番外三 永 恒 618

后 记 625

卷
一

起

伊始





Chapter 1

阿 瓚

宋冉遇见李瓚的那天，是很平凡的一天。

六月三日，位于东国中北部的阿勒城看上去和往常的每天一样。早上八点，宋冉推开旅馆的窗子，楼下有一座南北走向的街道直通尽头的小学校。路两旁商铺建筑矮而平，高低错落的民居掩映树后。

放眼望去，街上灰扑扑的，纸屑落叶无人打扫。但天空是蓝色的，阳光也很灿烂。

楼下餐馆里，一位裹着头巾身着当地服装的年轻妈妈带着小儿子坐在桌边吃早餐；店老板站在摊位后一手切烤肉一手甩面饼。烤肉、煮豆和面饼的香味在街上飘荡。街对面的修理店里，几名中年男子早早推来摩托聚集在店门口，七嘴八舌地跟修理工交流，说着宋冉听不懂的东国语言。不远处传来一声鸣笛，公交车停靠路边，一群身着校服的小学生涌下车，叽叽喳喳跑向学校。公交车司机摇下车窗，跟路边巡逻的警察闲聊几句。

一切看上去和之前的每一天一样，但又不太一样了。

本地餐店还开着，KFC 却早已歇业；牙科诊所正开张，手机店却关门一个多星期了。门上贴着中国某手机品牌的新款机型，招贴画破烂不堪，纸片在晨风中抖索。一只流浪狗蜷在角落的破报纸堆里。隔壁服装店的玻璃橱窗也蒙上了一层灰，隐约能看见窗子里两个假人模特，一个灰色长袍纱巾遮面，一个白色衬衫花短裙。

晨风扫过落叶纸屑，吹不动橱窗内静止的裙摆。

宋冉没来由地叹了口气，心里一丝淡淡的惆怅像那块蒙着灰尘的玻璃。这是她在这个国家停留的最后一天。今天她的外派任务结束，即将返程。从阿勒城去首都伽玛车程四小时，回国的飞机在夜里十一点。

她靠在窗边刷着手机新闻，国内现在是下午，网友正讨论着明星出轨、最美豆腐西施之类的话题。

当地时间上午八点半，差不多该收拾东西了。

她刚折好三脚架，脚下的地板突然晃动起来，好似地震。但这不是地震！她抓起相机摁下开关冲到窗口，天边一声惊雷炸响。

但窗外的世界一切如常，街上的人们纷纷抬头，像一群茫然的鹅。很快又是一声巨响，接二连三——是炮弹。

开战了。

街道刹那间沸腾，人们大声叫嚷，四处逃窜。

宋冉背上相机三脚架和通信设备冲上楼顶，远眺城外荒地，她看不见任何军队，但炮火轰鸣不断。那是位于阿勒城东北部数十公里外的哈鲁城，她的一位男同事就驻守在那儿。

手机信号断了。开战第一步就摧毁了通信基站。

宋冉架好设备，开通卫星电话。才接通，国内同事就说：“政府军和反政府武装在哈鲁城外开战了，你那边情况怎样？”

宋冉转动拍摄角度，稳住气息：“我现在在东国中部重镇阿勒城东北郊的一处旅馆楼顶，能听到哈鲁城方向传来的清晰炮火声，脚下的楼房还在震动，摄影画面也不稳。我所处的阿勒地区，一分钟前楼下还有汽车行人，但现在街道上已经空了。对面我手指的方向是所小学，可以看到……”她放大画面，“老师们带着学生从教学楼疏散到了操场。在这儿就读的学生人数从几个月前的300多名锐减至现在的100多名。很多家庭早已迁往南方，也就是首都伽玛附近……”

待她做完报道，远方的炮响销声匿迹。不知是战事停了，还是转为枪弹战。

宋冉在楼顶观察了十分钟，没发现新情况。

天空蓝得像水洗过的蓝宝石，阳光更加灿烂，世界诡异得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。

上头给的通知是宋冉按原计划回国。但战争突然爆发，交通线可能全面封锁，回去并非易事。

她租的车昨晚退了。而约好今天送她去伽玛的司机要带一家六口南下，毁了约。特殊时刻，她也无法责怪对方。

九点半左右，宋冉联系到一位美国的记者朋友，得知他们有车，可以带她一起走。但他们在阿勒西北部十多公里的苏睿城，上午十点半启程南下。

此时的阿勒城，街道上挤满了开着汽车驾着摩托捆着箱子行囊携家带口逃亡的人群。出城方向的路被堵得水泄不通。鸣笛声、咒骂声、呼喊声、小孩儿啼哭声，不绝于耳。宋冉在似火骄阳下跑了十几条街，满城寻找一辆摩托车，但这时的交通工具千金难求。

往回走的路上，她眼睛湿了好几遭。不害怕是不可能的。

回到旅馆，毁约的那位司机却在前厅等她。他送来了一辆摩托车。

上午十点，宋冉换了套黑衣服，戴上帽子和面罩，设备箱、行李箱绑上后座，只身骑着摩托直奔西北方的苏睿城。摩托是男式的，重而不易掌控。她刚来那会儿经常摔，现在驾轻就熟。

一路天高地阔，偶有几辆南下的逃亡车辆经过。

她开得飞快，约莫一刻钟后赶到苏睿城郊。街道房屋空无人烟，风吹垃圾遍地走，恍若白日鬼城。

刚走过一条街，远方传来隐约枪响。宋冉的掌心被汗湿透，加速赶去城的另一端。

她在空巷子里绕弯，很快冲上宽阔无人的主干道，再度加速之时，前方巷角、楼顶、车后突然冒出七八个迷彩人影，全副武装握着钢枪冲她吼：

“Back up!”

“Stop!”

宋冉紧急刹车。惯性作用下，车飞速前滑，轮胎与地面刮出刺耳的摩擦声。路中央有个铁盒，盒子露出一根线，线的末端牵着一小块金属片。

摩托车刹停，宋冉左脚落下，不偏不倚踩上那金属片。一瞬间，铁盒子亮了起来，红色的数字开始倒计时——

是炸弹。

周围死一般寂静。

宋冉的心皱缩成了一个点。

她一脚踩着金属片，一脚踩着摩托车脚踏，斜在原地一动不动，脸上的汗像冒豆子似的滚进脖子里。

每一秒都被恐惧拉得无限漫长，但那群示警的士兵却没有要上来搭救的迹象。

几秒的死寂后，有个声音冲她喊：“Stay put!”

话音刚落，又有人喊了声：“阿瓚！”

宋冉没能分辨出“azan”是哪国语言，就见一身灰绿色迷彩服的男人从某栋楼二楼的窗口翻跃而出，踩着排水管速降下来。他戴着头盔和面罩，站在路边远远地观察了她一眼——她一身黑色的装扮很可疑。

宋冉声音颤抖得像扭曲的丝线：“Help! Please!”

男人站定一秒，朝她走来，再次有人制止地喊了声：“阿瓚！”

他回头冲自己的同伴打了个手势。

铁盒子上的计时器在迅速倒数——00:09:10。

男人端着枪靠近，面罩上一双眼睛漆黑明亮，鹰一样警惕。他步伐沉而缓，离她还有十来米时，盯着她蒙面的脸看了会儿，眼睛微眯，问：“中国人？”

宋冉差点儿没哭出来，喊：“是！我是记者！”

这下，他的同伴们纷纷从障碍物后露出身形。

他走近前来观察那枚炸弹，又看看她脚踩的金属片，说：“你这一脚踩得真准。”

“……”

这三分调侃七分温和的语气，宋冉不知该怎么回答他，人却是稍稍放松了点。

他单膝跪地，拆了铁盒外壳，露出里面烦琐的电线。宋冉不免倒抽一口冷气。他听见了，看她仍保持着单脚撑地的姿势，轻声问：“能撑住吗？”

宋冉只能点头。

他不信，起了身，说：“你先从车上下来。”

宋冉低声：“……我不敢。”

“没事。我扶着。”他安慰着，左手扶住摩托，她一瞬间就感觉到了他的力量。他右手握住她手臂，宋冉本能地迅速抓紧他，男人的臂上筋肉紧实。

他叮嘱：“重心不要移动，右脚跨下来。”

宋冉借着他手臂的力量，成功从摩托车上下来。这一会儿的工夫，她双脚又酸又麻，衣物之下大汗淋漓。他的一个同伴过来推走摩托，又推来附近的废弃车做掩体。

他道：“重心保持在左脚，别动。”

“嗯。”

宋冉看一眼计时器——

00:08:17。

他再次蹲下，开始整理线路。

时近正午，太阳火辣辣的。沙漠地带，体感温度接近50摄氏度。密密麻麻的汗水从宋冉的眉上流淌进眼睛里，刺激得她轻抖了下。这一抖，自己把自己吓得魂飞魄散。

“撑住了。”他淡淡笑道，“你要动一下，我就成英雄了。”

宋冉道：“嗯。”

他单腿跪地，低头排查着线路，偶尔剪断几根线，贴上胶带。或许他随和的气质起了安抚作用，宋冉的心绪平复了些。可时间过得极其漫长，等了很久，她忍不住去看剩下的时间。

眼看计时器突破 00:03:00，她再度心慌了。

他依然有条不紊拆除着炸弹，计时器变成 00:02:00 时，他轻叹一口气，无奈地说：“时间来不及了。”

宋冉心一惊。

他话这么说，手却没停下。

他的同伴意识到严重性，又喊了声：“阿瓚！”

宋冉泪湿眼眶，泪水汗水滴进面罩里，面颊一片濡湿。她极低声地抽了抽鼻子。

这下他抬起头来，面罩之上那一双清黑的眼睛冲她微笑弯弯，宽慰道：“别怕。不会丢下你。”

阳光落在他睫毛上，闪闪跳跃着。他嗓音清澈得像泉水。

宋冉不哭了，不好意思地点点头。

他低下头继续拆解。

但她感觉得到，形势更严峻了。

“你走吧。”她轻声说，“你是个好人的，我不想……拉你一起死。”

他头也不抬，问了句：“你能跑多快？”

“啊？”

“五秒钟，能跑多远？”他语气相当轻描淡写，蹙眉拆着线路，没有抬头。

宋冉没反应过来。

他说：“还剩一分半，我只能在 30 秒内拆除重力感应器，让你脚移开时不会立即引爆。但计时器会加速十倍，剩余的一分钟会缩短到大概五秒。”他问，“你能跑多远？”

五秒？

宋冉一蒙：“10 米？20 米？不知道。”

“啧。”他遗憾的样子，说，“不够啊。”

“或许 30 米！”她说，“我没拼命跑过。”

他说：“今天试试？”

“……好。”她点头。

00:01:10。

“十秒。准备。”他说，眼睛紧盯着线路，手上一刻不停。

宋冉深吸一口气。

“7, 6, ”

他低声：“5, 4, 3……”

他排除重重难关，终于挑出最后一根线。

宋冉浑身绷紧。

“1。”他剪断了那根线，红色计时器疯狂加速，他起身抓紧她的手，冲刺出去。

灼热的空气灰尘在耳边起了疾风。可她听不见看不见了，被他拉扯着拼命奔跑。

风声，尘土，热汗，心跳，全都感受不到了。那一瞬间仿佛时间空间都不复存在，只有夏天的阳光如玻璃镜子一样灼烧着人眼。

她不知道五秒有多短，也不知道五秒有多长。

在尽头，他将她扯到怀中护住，扑倒在地。男人的身躯像屏障一样罩压住她。下一刻，轰然的爆炸声中，沙石、泥尘、碎屑，雨一样从天而降。

男人双手撑地，从地上跃起。他拍拍肩头上的尘土，瞟一眼宋冉：“没事吧？”

“没事。”宋冉慢慢坐起身。爆炸的巨响震得她脑子发蒙，反应迟钝。他说：“你先缓会儿，别急着起来。”

“嗯。”宋冉点头。她心跳得厉害，像要炸出胸腔。

地面空气沸腾，火一样烧着。

太热了。

临近中午，一丝风都没有。

她扯下口罩，胡乱抹了下满头满脖子的汗。

他走去一边检查炸弹碎片的情况。

宋冉心跳还没平复，整张脸都是火辣辣的，又下意识抹干净脸上的灰。

另一名军士走过来问：“你是哪儿的记者？”

宋冉说：“梁城卫视。”

对方奇怪极了：“怎么让你一个女的单独上前线行动？”

宋冉说：“我不是来采访的。来找人。”

“都这时候了，还往北边跑？”

“来找朋友，他们捎我去伽玛。”

对方明白了，说：“你一路当心吧，这边局势不稳，城外有小型交战。”

宋冉点点头：“我会的。谢谢。”

她起身走到摩托车旁，无意识回头看了眼那个叫“azan”的男人。他正单膝蹲在地上，手里掂着一块炸弹碎片。黑色面罩上露出半张侧脸，鼻梁很高，眉骨英挺。

她有丝莫名的惆怅，收回目光，跨上车刚准备发动，听见一道温和的嗓音：“你朋友在哪儿？”

宋冉循声回头，是他。

他仍蹲在地上，稍仰望着她。微眯着眼，眼珠子很亮。

宋冉眼神飞去他帽檐上，说：“哈里斯酒店。”

那边是外国记者驻地。

他看了眼手表，问：“约的几点？”

“十点半。”

“来不及了。”他好心提醒。

宋冉摸出手机，十点二十九分。

她自言自语：“只能自己骑摩托去伽玛了。”

他将手心的弹片抛起来，又接住，眼里闪过善意的笑：“你知道方向？”

宋冉：“……”

手机没信号看不了地图，地标上的异国文字她也不认识。

她抬头看太阳方位，粗略地辨认了一下：“那边是南……吧。运气好的话，或许能跟上逃难的车流。”

他扔下手中的碎片，拍拍裤子上的灰尘，站起身，问：“护照在吗？”
宋冉摸摸裤子外侧的大口袋：“在的。”

“城里有一批侨商侨民今天要撤走，你跟上吧。”

半小时后，宋冉到了苏睿城西南城郊的中复工业园区。

中复是东国中部地区最大的中资公司，主营科研通信和基建等产业。如今局势恶化，战争爆发，在外工作生活的侨民得撤返归国。中复园区成了中部地区撤侨的集散地。从昨天开始，周围几个城市的中国员工和居民便开始朝这儿聚集。

宋冉抵达园区时，里头停满了大巴车，空地上怕是聚集了一两千人。

她职业病地打开设备摄像，穿梭在车辆和人群中。

镜头里，男人们忙着往车下的行李舱塞行李；女人和孩子出示着护照证件登记上车；中年专家在人群外头和他们的东国同事紧急交流，他们拿着电脑和书面资料，语速飞快地商谈着工作事宜；更多的东国人则在帮忙搬行李，或跟他们的中国同事相拥告别。几群不同电视台和报社的记者纷纷对着镜头做报道采访。

宋冉的镜头意外地捕捉到一个画面，一位中国姑娘上了车，透过车窗和一个高鼻梁深眼窝的东国小伙子拉着手。那姑娘说了句什么，表情恋恋不舍，小伙子深深吻了下她的手背，轻轻摇头。

正在拍摄，有人拍了拍她的肩，是刚才的军士，“阿瓚”的同伴。他已摘了面罩，样貌端正，有着军人身上特有的英气。

“我带你过去登记。”

“好。”

军士带着宋冉到了一辆大巴车边，跟车旁的检查人员说明情况。宋冉过了护照检查。那位军士又帮她把设备箱搬进行李舱。

“谢谢啊。”上车前宋冉对他说。

对方挥一挥，转身就消失在人群里。

他来回匆忙，宋冉这才想起忘了问他们任何一个人的名字，也忘了对